

32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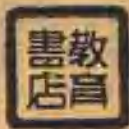
3.1

利集總目

宋史精華	新五代史精華	舊五代史精華	新唐書精華	舊唐書精華	隋書精華
------	--------	--------	-------	-------	------

二十五史精華

无咎署檢



# 隋書精華目次

## 帝紀

高祖……………一  
煬帝……………六

## 志

禮儀……………一五  
音樂……………一七  
律曆……………二二  
天文……………二三  
食貨……………二六  
地理……………三二  
經籍……………三四

## 列傳

后妃……………三八  
文獻獨孤皇后……………三八

宣華夫人陳氏……………三九

竇榮定……………四〇

梁士彥……………四一

元胄……………四三

高頴……………四四

房陵王勇……………四八

楊素……………五三

牛弘……………五八

韓擒……………六〇

賀若弼……………六二

史萬歲……………六四

盧思道……………六七

薛道衡……………六九

麥鏤杖……………七一

來護兒……………七三

周羅睺……………

李景……………七六

楊玄感……………七七

誠節……………

張須陁……………八〇

酷吏……………

庫狄士文……………八二

儒林……………

劉焯……………八三

劉炫……………八四

列女……………

趙元楷妻……………八六

外夷……………

高麗……………八七

女國……………八九

波斯……………九〇

# 隋書精華

## 帝紀

### 高祖

高祖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爲功曹。十五，以太祖勳，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太祖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宮伯，進封大興郡公。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旣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遷左小宮伯，出爲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屢將害焉。大將軍侯伏侯壽等匡護，得免。其後襲爵隋國公。武帝聘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爲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甚懼，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軍三萬，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宇文憲破齊，任城王高潛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尋轉亳州總管。

宣帝即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時帝爲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高祖位望益隆，帝頗以爲忌。帝有四幸姬，並

爲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爲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齡帝幼冲，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衆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周氏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變，稱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爲詞，以徵之。丁未，發喪。庚戌，周宗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而聽焉。以正陽宮爲丞相府。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六月，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迪並至于長安。相州總管尉遲迥自以重臣宿將，志不能平，遂舉兵東夏。趙魏之士從者若流，旬日之間，衆至十餘萬。又宇文胄以榮州石梁以建州，席毗以沛郡，毗弟又羅以兗州，皆應於迥，迥遣子質於陳請援。高祖命上柱國鄭國公章孝寬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於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寢趙王等之罪，因詔五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七月，陳將陳紀、蕭摩訶等，寇廣陵。吳州總管于顛轉擊破之。廣陵人杜喬生聚衆反，刺史元義討平之。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迥之亂也，鄭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響應，淮南州縣多同之。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荆郢羣蠻乘釁作亂，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爲益州總管，既見幼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蜀之衆，以匡復爲辭。高祖方以東夏山南爲事，未遑致討，謙進兵屯劍閣，陷始州。至是乃命行軍元帥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巴蜀阻險，人好爲亂，於是更開平道，毀劍閣之路，立銘垂誡焉。五王陰謀滋甚，高祖齎酒肴，以造趙王第，欲觀所爲。趙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幾危，賴元胄以濟，語在胄傳。於是誅趙王招，越王盛。九月，

以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壬子，周帝詔曰：「假黃鉞使持節，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上柱國，大冢宰，隋國公堅，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道高雅俗，德協幽顯。釋巾登仕，搢紳傾屬。開物成務，朝野承風。受詔先皇，弼諧寡薄。合天地而生萬物，順陰陽而撫四夷。近者內有艱虞，外聞妖寇。以鷹鷂之志，運帷帳之謀；行兩觀之誅，掃萬里之外。遐邇清肅，實所賴焉。四海之廣，百官之富，俱稟大訓，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棟梁斯託。神猷威德，莫二於時。可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

十一月辛未，誅代王達，滕王道。十二月甲子，周帝詔授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內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公爵爲王。以隋州之崇業，鄭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臨穎，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鄆州之漢東，二十郡，爲隋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在諸侯王上。高祖再讓，不許。

開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卽皇帝位於臨光殿。

八年三月戊寅，詔曰：「昔有苗不賓，唐堯薄伐，孫皓僭虐，晉武行誅。有陳竊據江表，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陳頊尙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龔行爲令。往來脩睦，望其遷善。時日無幾，疊惡已聞。厚納叛亡，侵犯城戍。勾吳闖越，肆厥殘忍。于時王師大舉，將一車書。陳頊反地收兵，深懷震懼。責躬請約，俄而致殞。矜其喪禍，仍詔班師。叔暨承風，因求繼好。載佇克念，共敦行李。每見珪瓊入朝，輜軒出使，何嘗不殷勤曉諭。戒以惟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彌野。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誅剔骨肉，夷滅才良。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

驅賊內外，勞役弗已。徵責女子，擅造宮室。日增月益，止足無期。惟薄墳壙，有踰萬數。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俛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惡，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宮闈。威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躍馬振策，從旦至昏。無所經營，馳走不息。負甲持仗，隨逐徒行。追而不及，卽加罪譴。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髓罄於土木，性命俟於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銜口，道路以目。傾心翹足，誓告於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尋。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巴峽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爲鬼爲蜮。死隴窮發掘之酷，生居極攘斂之苦。抄掠人畜，斷截樵蘇。市井不立，農事廢墜。歷陽廣陵，窺覷相繼。或謀圖城邑，或劫剝吏人。晝伏夜遊，鼠竄狗盜。彼則羸兵敝卒，來必就擒。此則重門設險，有勞藩捍。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有梁之園，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潛相招誘，不顧朕恩。士女深迫脅之悲，城府致空虛之歎。非直朕居人上，懷此無忘。旣而百辟屢以爲言，兆庶不堪其請。豈容對而不誅，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謀欲弔人。益部樓船，盡令東驚。便有神龍數十，騰躍江流。引伐罪之師，向金陵之路。船住則龍止，船行則龍去。三日之內，三軍皆覩。豈非蒼旻愛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協贊軍威。以上天之靈，助戡定之力。便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舉也，水情吳越。其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準別勅。一秋九月丁丑，袁南征諸將，頒賜各有差。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爲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廣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蘄春，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落叢公燕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

橫互數千里。

九年春正月，辛未，賀若弼拔陳京口，韓擒虎拔陳南豫州，景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訶摩，韓擒虎進師入建鄴，獲陳主叔寶。陳國平，合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

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寮辭訣，並握手歎。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

上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強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踰歲月，克定二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斂，輕刑罰，內脩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務存節儉。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蓄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怪。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過關中饑，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腐雜糲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上勅斥埃，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加勞問。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燕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爲小數，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廢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過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玉門關，其所經之處，或受牧宰小物，饋遺鸚鵡鱗皮馬鞍之屬，上聞而大怒。又詣

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議者以此少之。

### 煬帝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子阿羅，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勳，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爲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敞、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沉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絕，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妓，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雨衣，上曰：「士卒皆濡溼，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內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珪白璧各一。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侯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爲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還。及太子勇廢立，上爲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大興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恆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卽皇帝。



位於仁壽宮十一月乙未幸洛陽。景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濟關度河至浚儀翼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三月丁未於阜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艚黃龍赤艚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方擊林邑破之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爲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蔑舳艫相按二百餘里。

二年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

三年三月辛亥車駕還京師景申車駕北巡狩己亥次赤岸澤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六月辛巳獵於連谷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寮秋七月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景于發了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啓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城公主帳癸巳入樓煩關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宮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于東都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三月乙丑車駕幸

五原，因出塞巡長城。夏四月景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鴈門之秀容，爲樓煩郡，起汾陽宮。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恆岳。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景子，改東京爲東都。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二月戊戌，次于闕鄉。戊申，車駕至京師。己未，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實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三月己巳，車駕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乙巳，次秋道。癸亥，出臨津關，渡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長寧谷。壬午，庚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景辰，上御觀風行殿，感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效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十一月景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丁丑，角抵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二月乙巳，武彗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三月癸亥，幸江都宮。六月壬辰，鴈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之。十二月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七年二月己未，上升鈞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臨朔宮。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爲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

偃河逆流數十里。十二月己未，西面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上大悅，接以殊禮。于時遼東戰士及魏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絕，苦役者始爲羣盜。甲子，勅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於涿郡。……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威，未之有也。二月癸巳，上御師。甲午，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爲賊所拒，不果濟。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連圍遼東。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薛世雄死之。九軍竝陷，將帥奔還，亡者二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是歲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閱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爲驍果，集于涿郡。壬午，賊帥杜彥冰、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剋。二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爲羣盜。壬午，復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景子濟陰人孟海公起兵爲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東，以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留守東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頂聚徒爲盜，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五月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萬餘，竊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景辰，玄感逼東都，河南營務裴弘策拒之，反爲賊所敗。庚午，上班師。高麗犯後軍，勅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爲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僕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玄感。秋七月癸未，餘杭人劉元進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破楊玄感於關鄉，斬之餘黨悉平。

癸卯，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寇江左。乙卯，賊帥陳瑱等衆三萬攻陷信安郡。九月己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爲盜，衆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尙率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己巳，幸博陵。庚午，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周旋於此，年甫八歲，日月不居，倏經三紀，追惟平昔，不可復希。」言未卒，流涕嗚咽，侍衛者皆泣下沾襟。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率衆數千圍東郡，武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壬辰，以納言蘇威爲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爲天子，遣將軍吐萬緒、魚羅討之，連年不能克。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渤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鳥，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丁酉，扶風人唐弼舉兵，衆十萬，推李弘爲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渝宮，親御戎服，禱祭黃帝，斬叛軍者以變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懸薄山爲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壬寅，賊帥宋世讓陷琅邪郡。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第六兒爲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別。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十二月壬申，上如

東都。戊子，入東都。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遣江都郡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武賁郎將高連破賊帥顏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景子上谷人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趙。五月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郡。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己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爲盜，衆至三萬。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尙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卯，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爲盜，寇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寇陳汝間。東海賊帥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二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庚辰，詔民部尙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陀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剋。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荆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爲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亂靈丘，衆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癸亥，車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復號歷山飛，衆十萬，轉寇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爲所敗，長文死之。五月壬午，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秋七月甲子，幸江都宮，以越王侗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尙書韋津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

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瑋，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重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威，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九月丁酉，東海人杜伏威揚州沈寬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壬戌，安定人荔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數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景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到金城，聚衆萬餘人爲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祿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爲所敗。戊子，賊帥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陽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武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擊之，反爲所敗，死者十五六。

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振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武賁郎將王智辯子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迴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祿大夫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甲子，唐公起義師於太原。景寅，突厥數千寇太原，唐公擊破之。秋七月景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八

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寇掠城邑。景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爲梁王，攻陷傍郡。戊戌，武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嶮山。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上起宮丹陽，將遜于江左。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護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閤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實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簾爲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陳稜率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台下。大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揚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恣淫無度。山陵始就，卽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威輿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爲獻食，豐厚者進擢，疎

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歛，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頻、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續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義，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誅。其餘事君盡禮，譽譽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落爲墟。上不知恤也。東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娉媼，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必不加賞。百姓無辜，咸受屠戮。黎庶憤怒，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

史臣曰：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革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衆，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凝簡。威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劓肉，屠勦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爲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遠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



之揚越。盜宄乘輿，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菴蒲，蝟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爲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並爲麋鹿之場。悽悽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爲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願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鑒有書契，以迄于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

## 志

### 禮儀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爲天禮，祭地之屬爲地禮，祭宗廟之屬爲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蹟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犬戎弑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敝。仲尼預蜡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